茶香室叢鈔

茶香室續鈔卷十

德淸俞樾

狀元局

國朝黃士珣北隅掌錄云癸辛襍志狀元局在祥符寺錢塘遺事局以別試所爲之謂之三狀元局宋俗第一第二第三皆呼狀元是日迎出便入局大魁入局便差局中職事一一由狀元點差牒請糾彈牋表小錄掌儀客司計掌器掌酒果監門多者至五六十員初第人皆喜入局得陪侍三狀元他日仕途相遇便爲傾蓋三狀元常宿于局中月餘而罷三狀元入局五日職事官入

局十日後正謝越二日拜黃甲于貢院越四五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越三日局中職事官下湖運司做二大舟局中連三狀元凡七八人分坐兩舟借張侯眞珠園散步侯家亦有餽焉越十日引正奏各黃甲士人射上自按試於講武殿次日賜聞喜宴于貢院次日局中自用錢作期集所會正奏各皆預焉亦就貢院爲之並詳錢塘遺事中按此可見南宋時士大夫新得第之樂讀之神往也

一甲三名

明陸楫蒹葭堂襍鈔云自隋設進士科至宋則定甲第

其第一甲賜進士及第或二十餘人我太祖高皇帝定制第一甲例取三名然讀蘇老泉文有曰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十餘年未有不爲兩制者豈宋時第一甲進士雖多而銓選資序或亦以三人爲重國朝之制亦祖其意而爲之與然不可考矣

按宋史選舉志云仁宗之朝十有三舉進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然則進士第一二三人之重在宋史固有明文也

東坡送章子平序云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

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此語可與老蘇語相證宋史云云卽本坡語也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天聖初榜宋鄭公郊葉淸臣鄭文肅公戩高文莊公若訥曾魯公公亮五人連名二宰相二執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堯臣韓魏公琦趙康靖公槩連名第二榜王宣徽拱辰劉相沆孫文懿公抃連名楊寘榜寘不幸卽死王岐公珪韓康公絳王荆公安石連名劉煇榜煇不顯胡右丞宗愈安門下燾劉忠肅公摯章申公惇連名其盛如此按此所數第一甲前列或五人或三人或四人葢非如今制之有定故不

必專以三人爲斷也

按容齋二筆又云太平二年進士一百九人呂蒙正以下四人得將作丞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將作丞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蘇易簡以下二十三人皆將作丞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自梁灝以下二十一人纔得節察推官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權知諸縣簿尉云云是宋制進士恩數亦非專重前三人矣

武三頭

宋王讜唐語林云武翊黄府送爲解頭及第爲狀頭宏詞爲勅頭時爲武三頭後惑於媵妾薛荔苦其冢婦盧

氏衆論不容終至流竄按世人知唐大中中張又新進士狀頭宏詞勅頭京兆解頭號張三頭而不知有此武三頭科名亦必以人重乎

榜眼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宋史陳若拙傳當時以第二人及第者爲榜眼然王元之小畜集有送第三人朱嚴先輩從事和州詩云榜眼科名釋褐初是第三人亦稱榜眼也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宋朱嚴第三人及第王禹偁贈詩曰榜眼科名釋褐初是宋人亦以第三人爲榜眼

又按　國朝趙翼陔餘叢考云眼必有二故第二第三人皆謂之榜眼其後以第三人爲探花遂專以第二人爲榜眼耳探花之稱唐時曲江宴木以榜中最年少者爲之蔡寬夫詩話言今以稱鼎魁不知何義戴埴係宋末人而其說如此則宋南渡後固以第三人爲探花矣愚謂古人第一第二第三皆謂之狀元第二第三又皆謂之榜眼至探花則以年少者爲之不論名第今制皆非古矣又今以　廷對第一爲狀元亦非也說已詳叢鈔第七

唐進士有夜試之說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爲自平旦至通宵按舊五代史選舉志云長興二年禮部貢院奏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敕旨秋來赴舉備有常程夜後爲文曾無舊制云云則晝試進士非前例也

按此條語意未了據云夜後爲文曾無舊制可知舊制不以夜試洪氏乃以爲夜試之證殊所未詳然觀此知後唐時固有以夜試者矣

試燭兩條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

知舉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云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按世人止知唐時試燭以三條爲限不知有此兩條故事

宋省試期日及額數

宋洪邁容齋四筆云累舉省試鎖院至開院限以一月如未訖事則申展亦不過十日所奏名一十四人取一爲定數不知此制起於何年黃魯直以元祐三年爲貢院參詳官有書帖一紙云正月乙丑鎖太學試禮部進

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進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視今日爲不侔也

按今制鄉會試期日與宋制略同而取額則大不侔矣

宋制進士十人同保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太平興國末孟州進士張兩光以試不合格縱酒大罵於街衢中言涉指斥上怒斬之同保九輩永不得赴舉是宋制進士必十人互保也今童子試有五人互保之例

宋初進士稱等不稱甲

國朝李庶芸炳燭編云王闢之澠水燕談雍熙中著作

佐郎樂史特賜進士第詔附太平興國五年第一等之下是時稱等而不稱甲進士之分甲始於太平興國八年王世則榜

宋時科舉一人不止作一卷

宋李之彥東谷所見云永嘉科舉極猥猥只緣多試一日以至士子多謄公卷只書義終場自有三萬三千餘卷考官例以霤同冗長視之僅看兩三日已厭惡矣取士之法於是大壞若得善舉送者申明條制一人只許一卷庶無負國家設科之美意按知此宋時科舉士子一人不止作一卷也今書院中或有此弊場屋則絕無

矣

宋言

唐范攄雲溪友議云宋言端公近十舉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將取府解言本名嶽因晝寐似有人報云宋二郎秀才若頭上戴山無因成名但去其山自當通泰覺來便思去之不可名獄遂去二犬乃改爲言及就府試馮涯侍郎作掾而爲試官以解首送言按此事太平廣記引感定錄以爲李言事余已載之叢鈔卷七矣

聘處士爲主試

國朝王鳴盛蛾術篇云松陵集陸龜蒙秋試有期因寄

龔美詩題下自注云時將主試貢士按以處士而竟膺主試之聘宋以後無此事矣

唐人行卷式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爲緘軸錄其所著文以獻主司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云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爲邊準用十六行式率一行不過十一字按邊準下有注云今俗呼解行也十六行式下有注云言一幅解爲墨邊十六行也解行亦宋時語今不聞矣

光緒壬午歲遵義黎氏於日本刻正平本論語猶是古

卷軸式每幅十二行每行十三字較唐人行卷行疏而字較密也

呂文靖試卷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呂文靖試卷一卷丞相許國文靖公壽春呂夷簡坦夫撰咸平二年壽州應舉此其程文也眞本藏范太史前有家狀大略與今同其所習曰春秋何論大義何論者當是何晏論語也其所問各十條皆非深義逐條所答纔數句或止一言或直稱未審考官二人花書其上并批通不粗句又禮行於郊賦建侯置守孰優論其所習又稱襍文時務策則不復

存此可以見國初場屋事體文決簡寬士習純茂得人之盛後世反不能及文盛則實衰世變益可覩矣

按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國初亂略載進士所習有何論一首施肩吾及第策亦列其所習何論一首何論蓋如三傑佐漢孰優四科取士何先之類乃直齋解題又以爲是何晏論語今呂文靖試卷及施肩吾策均不傳未知孰是

唐進士緌鞭

明楊愼升庵集云唐人進士緌鞭工緻爲最洪武中江南富家猶有藏之者見高啟詩集

分場引試

宋龎元英文昌襍錄云禮部尚書黃公說丙申年秋試進士僅八千人國朝以來未有如此之盛他試院不能容始命就開寶寺分數場引試按此知宋制有以與試人多分場試之者是年禮部林郎中以清微之風養萬物賦爲第一人龎氏以爲雄魁葢以人多而得魁爲難也然則雖分數場同出一榜

試場塗乙字數

元史選舉志塗乙注五十字以上者不考今制添注塗改不得逾一百字視元制寬矣

題目示出處

宋洪邁容齋一筆云大中祥符元年三月試禮部進士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詔御藥院御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

按此見宋制試士示以題目出處其寬大如此又云摹印示之則知試題亦必摹印矣今鄉會試及殿試皆刷印題目紙頒給士子猶宋制也

四書題

明黃佐翰林記云初場例出四書義三道正統元年會試出大學論語中庸不及孟子十年會試出中庸大學

孟子不及論語成化元年順天府鄉試出論語二道孟子一道不及大學中庸其後定大學中庸量出一道論語孟子各一道遂爲例按此卽今制所自始也

合題

國朝錢大昕養新錄云經義惟春秋有合題予嘗見劉青田集載至順癸酉會試春秋義以荆人來聘楚屈完來盟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楚子使椒來聘四節合爲一題　國朝沿明舊制鄉會試春秋有單題有合題其異於元者元時合題多至五六事今一題祇兩事耳乾隆初始去合題

按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春秋許出合題然余嘗見鄭鄤所作有子路宿於石門子路遇丈人兩章題文則明人於四書亦有合題也

評駮試錄

明黃佐翰林記云凡鄉試錄舊制例進呈祖宗時令翰林院儒臣評駮之後其制漸弛成化十四年天下鄉試錄多舛謬或犯國諱少詹事兼侍讀黎淳摘奏十條下禮部翰林院議治考試提調官罪且申定格例行之至今是年山東刻文論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最爲紕繆遂逮舉人張天瑞治之以墨卷不

同乃止按此即今磨勘試卷所自始惟是時止評駁鄉試錄似乎畧卷猶未解部也
又引燕對錄云正德六年四月十三日講畢復召至煖閣叩頭畢上手取會試錄一本付司禮監太監張永授臣東陽等內有白紙票黏於紙上者三皆指摘所刻文字錯誤處上曰今欲別有施行但念衙門體面恐不好看但與先生輩知之耳是年大學士劉忠累疏辭疾未允強起主考試事出院後即乞省墓是日陛辭聞此事抵家具疏乞休按此又知明代所評駁者止鄉試卷而會試卷不評駁蓋以全近臣之體面也

又按四月十三日恐嘗作四月十二日蓋明制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是經筵月講之日

明殿試卷十三幅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堯山堂外記云羅倫字彝正號一峯旣中會試於禮部須卷時自言久於場屋有志廷對願增紙以畢所欲陳禮部官壯其志許之謄貫遂有三十幅時李文達進讀羅卷跪久李年高至不能起上命兩內臣掖之是年羅遂大魁至次科會試亦有欲比羅例者禮部官以爲有意希望不從故至今惟以十三幅爲式按今制　殿試卷八幅未知又始於何時

也

明初刊刻殿試策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永樂甲申會試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殿試首甲曾棨周述周孟簡三策皆有御批二甲前數名俱刊策而附讀卷官姓名批語於後按二甲前數名尚刊策則首甲三名之刊策可知矣是明初殿試策亦刊刻也

明初策題

明黃瑜雙槐歲鈔云洪武丁丑會試上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一卷答君臣同遊策有曰貴而在上者君也賤

而在下者臣也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曰君臣同遊本爲君明臣良以成千載一時之盛今言貴賤正議如今臣下犯罪不復寬容究按此見當時策題可以意爲之非有定式

萬歷壬子鄉試改期

國朝凌楊藻蠡勺編云萬歷四十年壬子各省試官未得俞旨試期已過乃起而從事應天以八月二十二日爲第一場二十五日爲第二場二十八日爲第三場各省無不易期

明制府縣官非科甲不閱文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知府由任子升授及州縣缺正官佐貳首領由例監及吏員出身署印者考試生童不得任閱文之任府試則督學別委府佐州縣則知府別委教官文冊印卷供給等務仍本官提調所委閱文者不代任也

知縣充本省同考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自考選法與外吏驟重邑令尤爲人所樂就近年乙酉科以後令君悉充本省同考門牆桃李各樹强援三年奏最上臺郎以兩衙門待之按明初各省鄉試同考聘教官不足則聘外省之知縣推官

其用本省知縣爲同考官如今制則明史選舉志無明文錄此以備考所云乙酉乃萬歷之十三年也

圓毡字號

明張萱疑耀云嘉靖中溫公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於直言極諫科試卷內有圓毡兩號詞理高絕獨傷於切直而毡字號之卷又所對一一兩事與所出差外溫公與范鎭同議以圓字號爲第三等毡字號爲第四等初考官以爲不當朝廷更差官重定復從初考遂以毡字號卷爲不入等溫公抗議毡字號文詞臣不敢復言但指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爲切直

若以此見黜是名爲求直言其實惡直言也乃降一等收之則蘇轍也今例考試編排試卷皆用千文宋時試卷必另製字様故圓毬二字非字書所經見者按今有毬字乃俗書毱字然宋時編號必非用毱字也

殿試進呈不必定十本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殿試卷例以前十本進呈乾隆庚辰年秦尙書蕙田等以十本外尙有佳卷特旨許以十二本進　呈至乙卯年大學士伯和珅讀卷以無佳策止取八本呈　覽

殿試卷末空格如考官數

明楊儀明良記云宏治乙丑殿試時劉殿學健當國謝木齋副之擧策意問劉劉曰不過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耳時顧鼎臣策既登正中誤空一葉李意補之偶與劉合遂置第一劉得此卷示謝曰吾意已有會者矣卷末復餘十九行時考官適十九人又曰此子用心不凡適留其額耳葢狀元卷諸試官皆有批辭也按中空一葉今所謂曳白也竟以此得狀元奇矣至卷末空行如讀卷官之數至今亦然但止八行耳

殿試以書法爲重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二十三日　御太和門傳臚

賜中式舉人戴有祺及第第一初讀卷官擬吳昺第一有祺第二既進　御覽改有祺第一昺第二昺全椒人對策倣陸宣公奏議　上以書法拔有祺狀元而昺次之按是榜爲康熙三十年辛未科會試　本朝殿試卷書法之美自此開端矣

又云殿試策例有規式康熙戊辰仁和凌紹雯少習淸書殿試對策用淸書漢書兩體寫之讀卷官奏請　上裁置二甲之末

書進士

明都穆聽雨紀談云唐宋人無有書進士於官銜之上

者逮元猶然獨楊維禎廉夫當元世之季書李黼榜進士至刻之印章黼死節之士廉夫欲自附於忠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也後之人乃有效廉夫故事者失之矣按今人列銜必先書　賜進士及第或出身相沿已久固不可廢然其非古法則不可不知也

儒士觀場

國朝王夫之識小錄云儒童未入學者自度文已優通報名於督學道考試拔其尤者準應鄉試謂之儒士觀場萬歷間獵行之按　國朝張穆所定顧亭林年譜云天啟五年乙丑年十三歲時有納穀寄學之例蠡源公

以先生天資穎異合早取科名遂爲先生應例又引原諸車守謙按語云明時寄學亦經提學考取歲試後進作附生此與儒士觀場又異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云康熙十七年以四方多事令童生每名納銀四兩得入院試秀才每名納銀一百二十兩名曰餉生經御史奏止

副榜

國朝阮葵生茶餘客話云鄉會試之有副榜考之前代名曰激賞順治戊子科詔天下廩生中副榜者貢至吏部謁選其最者以推官用次知縣次州佐增廣附學中

副榜者入成均讀書滿一年送吏部考用如廩生例至康熙癸卯丙午己酉遂不許立副榜名色壬子科大司成某復請舉行

又云禮部志稿明嘉靖五年題準會試各房閱卷凡文字合式除正卷外將備卷每房少或五七卷多則十餘卷批詳次序一并付禮部查姓名以次填入副榜不拘額數按此言會試副榜也　國初亦有之不知何年始廢當更核

副榜入翰林

明皇甫庸近峯記略云太宗嘗命翰林院覆試下第舉

人得張鉉等六十人賜冠帶入國學文會進副榜舉人

親試之拔三人入翰林

榜後座主長班索賞賜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云許文穆典己丑試聚登榜者戒厲之曰中後索賞賜者必多分豪皆不可與即如我長班轎上門上一切拒之從我者爲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密行體訪定人品高下按此則座主之長班轎上門上索新貴賞賜由來久矣許文穆名國

雷同文中式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壬辰予與胡道南沈禹玉

會試予語道南云參乎全章題曾揣摩否時已二月初六矣道南晚作此題止三百餘字同人取閱而禹玉獨注目多時予誚之曰君欲鈔其文邪何閱之久也予與道南禹玉卷俱在王公舜年房道南中式禹玉已得復失閱其落卷即次題參乎全章鈔道南作因雷同而黜道南初謁房師即云兩卷俱好惜二題重復鄰房李公云何不兩棄王公云必中其一心乃安李爲拈鬮乃得胡而棄沈按兩卷雷同若在今日自必兩棄當時乃棄一取一何邪

籍與人異地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今登科錄叙其生之所自出輒曰某處籍某處人非也四世而緦服窮而親盡矣况四世而上者乎猶曰某處人無謂甚矣按此知明代登科錄必稱某處籍某處人人與籍異地葢古人重郡望之意

日知錄云唐宋封爵必取本望明初亦如之太平忠臣祠追封花雲東邱郡侯許瑗高陽郡侯王鼎太原郡侯是也芸按此知明時登科錄必載明某處人亦有故矣

朱氏神童

宋龐元英文昌襍錄云四月初五日禮部試饒州童子

朱天錫年十一念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論語孟子凡七經各五道背全通無一字少誤召至睿聖殿賜五經出身十月四日禮部試饒州進士朱天申年十二念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孝經論語孟子揚子老子凡十經各有一百通前所試童子天錫之再從兄也亦賜五經出身按饒州宋時多神童自朱天錫始余已載於叢鈔卷七矣觀此知又有朱天申故又記之

又云二十七日禮部試撫州進士黃居仁年十二誦尚書毛詩幷正義禮記周禮孝經孟子老子及太元經凡九經合七十五通又試論試大義三道文理稍通賜五

末

經出身以上諸條止書月日而不書年以上文推之葢

元豐七年也

著粉紅袴赴鹿鳴宴

宋周密浩然齋雅談云李仁甫十八歲爲眉州解魁時

第二人史堯弼字唐英方十四歲赴鹿鳴宴猶著粉紅

袴太守命坐客分韵賦詩唐英得建字援筆立成有云

四歲尚少房元齡七步未饒曹子建後爲張魏公客不

幸早世

牛叟先生游泮圖

國朝丁儉卿山陽詩徵引吳山夫云余嘗見牛叟先生

讚像一卷爲圖凡六第二圖爲游泮圖方巾襴衫樹二金花於首乘白馬前有彩旗後張黃蓋此爲前明崇禎乙亥年先生年十九歲掾牛叟先生名修齡字再彭乃閻百詩先生之父也以博士弟子員而僭用黃蓋前明學校之重如此

初舉子

宋洪邁容齋二筆云先公自燕歸得龍圖閣書一策曰貽子錄不言撰人姓名其修進一章云咸通中盧子期著初舉子一卷細大無遺就試三場避國諱宰相諱主文諱士人家小子弟忌用尉斗時把帛處有擾白之嫌

燭下寫試無誤筆卽題其後云並無揩改塗乙注如有卽言字數其下小書名同年小錄起雙隻先輩各一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隻相向而坐元以東爲上觀以西爲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輩不還而西先輩避位及吏部給春關牒使稱前鄉貢進士大略有與令稱同者獨避宰相主文諱不復諱雙隻先輩之名他無所見

唐諸生課程

宋洪邁容齋三筆云唐太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爲束脩之禮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

并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日則試其所習業乃知唐士人多攻書蓋在六館時以爲常習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法遒美者也

按旬前一日試其所習當是逢九之日是一月凡三試也宋胡孜漁隱叢話引上庠錄云兩學公廚例於三八課試日設別饌是一月六試宋制乃密於唐

三六九文期

國朝董漢策甦庵家箴云先宗伯公未遇時在潯西法華寺同紀氏諸先達讀書每三六九文期晡刻完三藝

郎浮木版載酒肴渡對岸綠楊下與諸公痛飲按蕢宗伯名份字用均嘉靖丁酉舉人辛丑進士則三六九文期明代已然且一日成三藝非今人所及矣

進士頭上七尺燄光

宋王讜唐語林云當代以進士登科爲登龍門輕薄爲之語曰進士初擢第頭上七尺燄光按李羣玉詩莫放燄光高二丈來年幾殺杏園花蓋當時有此俗語也

獨占鼇頭

國朝洪亮吉北江詩話云俗語謂狀元獨占鼇頭非盡無稽臚傳畢贊禮官引東班狀元西班榜眼二人前趨

至殿陛下迎殿試榜抵陛則狀元稍前進立中陛石上正中鐫升龍及巨鼇簪　贊躍出入所由卽古所謂鼇頭矣俗語所本以此

狀元夫人撤穀

國朝崔應榴攤飯續談云俗傳是省今年出狀元則秋收必歉故有狀元夫人親登城樓撒穀之說余初未之信及見鮑西岡續紀事詩云聽說勸農冠蓋出傾城又看狀元妻則信有其事矣鮑作詩爲丁丑是年狀元爲嘉善蔡公以臺鮑所見當是蔡夫人也庚子狀元汪君如洋其夫人上城撒穀余友楊子讓見之按此則狀元

夫人撤穀在　本朝確有故事矣惜於古無徵耳

書落字

宋郭彖睽車志云皇甫坦自言數百歲人言休咎時驗有士人赴省試坦書落字與之士人不樂及揭榜乃第二十三名因覩其字草頭即廿其旁從水不為點而作三畫各字右筆止作一點乃名字耳

榜繫干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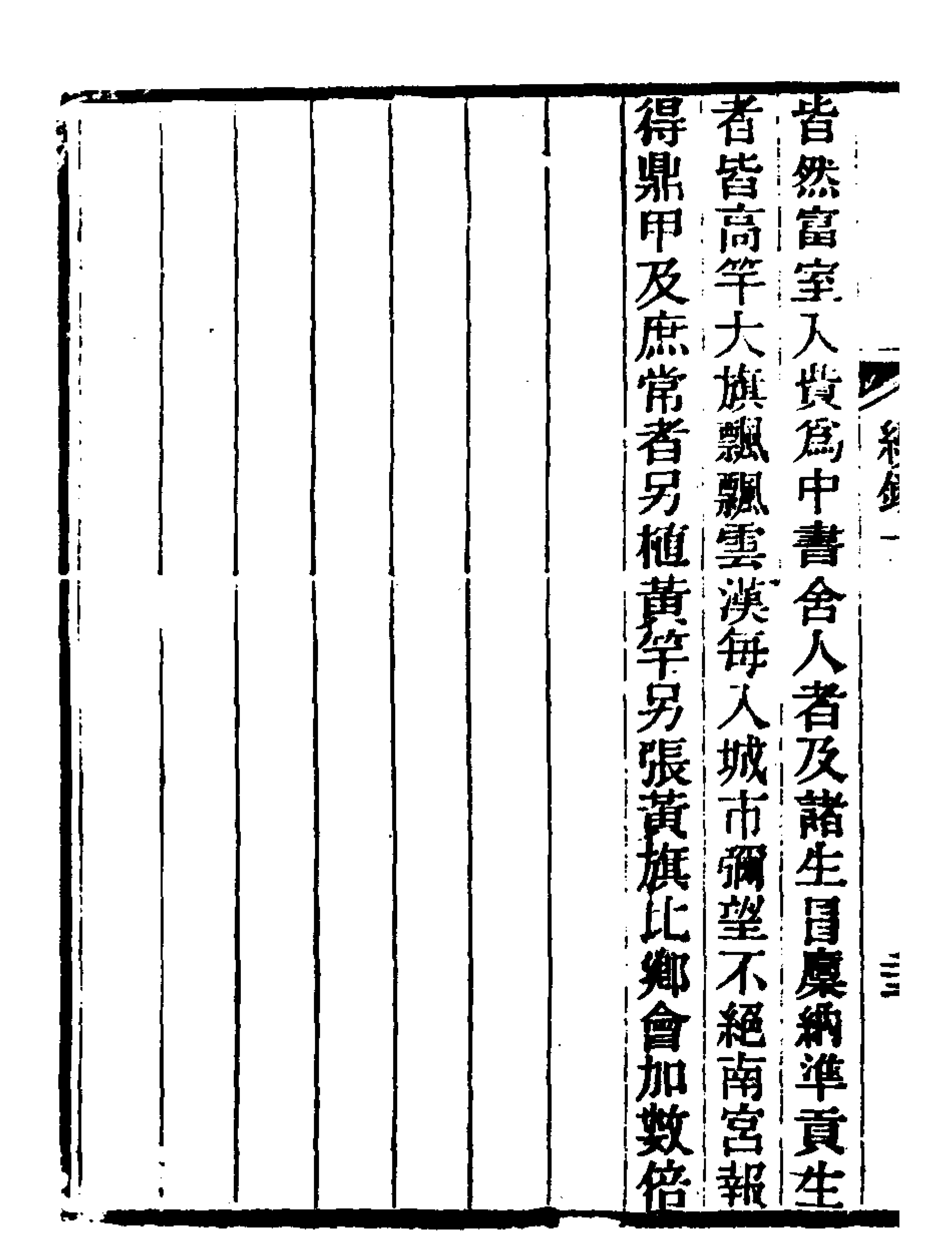
宋劉徽蒙川遺槀有母昌元郡太夫人解氏墓志云徽偕舅之子白於庚戌榜補太學以壬戌榜俱繇舍選擢奉常第㧞金石家每譏今世以干支繫科分為不古然

觀此則宋時已云然矣庚戌乃宋理宗淳祐十年也本傳云年三十四以淳祐十年試入太學

按古人不以干支名榜往往以榜首第一人名之如前所記楊廉夫書李黼榜進士是也又或以主司名之如唐摭言所記鄭顥都尉第一榜呂渭第一榜楊嗣復第二榜是也至後人以干支名之遂無復此等繁稱矣

明代旗竿之濫且侈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弇州觚不觚錄云士子鄉會試得雋郡縣始揭竿於門上懸捷旗至中吳門拜相地方官創狀元宰輔以揭其門謂爲異事不知近日此風處處



皆然富家入貲爲中書舍人者及諸生冒稟納準貢生者皆高竿大旗飄飄雲漢每入城市彌望不絕南宮報得鼎甲及庶常者另植黃竿另張黃旗比鄉會加數倍

德清俞樾

明初翰林不由進士

明黃佐翰林記云洪武初年本院官皆由薦舉進四年辛亥雖設進士科未有入翰林者十八年三月丙子以第一甲賜進士及第丁顯練安黃子澄爲修撰第二甲賜進士出身馬京齊麟等爲編修吳文等爲檢討皆出簡用不由選法命下吏部惟銓注而已後遂爲例二十一年策進士以第一人任亨泰爲修撰第二人唐震第三人盧原質爲編修著爲令至今因之按練安卽練子

甯也以字行明史亦書其字世人幾不知有甯安矣

又云正統十三年戊辰二甲萬安劉吉劉珝李泰授編修三甲邢讓李本授檢討景泰二年二甲吳匯周輿戚瀾劉宣楊守陳王獻童緣授編修三甲張業江朝宗授檢討按此二三甲分別授編修檢討之始

修撰編修檢討本爲史官

明黃佐翰林記云洪武十八年三月丁丑命吏部定正官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從五品首領官孔目一人未入流屬官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品五經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從八品侍書二

人正九品待詔六人從九品史官修撰三人從六品編修四人正七品檢討四人從七品又云公朝侍坐公讌序坐本院官及詹事府坊局官皆以品級論若候朝入館閣則學士自爲一類講讀官自爲一類史官自爲一類按此知前明初定官制修撰編修檢討三官實爲史館之官因國史不別置院故即隸於翰林院耳

國朝李賡芸炳燭編云唐宋時翰林爲翰林史官爲史官唐時韋處厚路隨會以翰林兼史館修撰以修憲宗實錄命二人分日入內則仍翰林自翰林史官自史官分而非合也按此論誠是但不知明制亦翰林自翰林

史官自史官耳

翰林院秀才

明黃佐翰林記云秀才之選始自太祖時然未始隸翰林也英宗時始選奇童及善書者充本院秀才天順中有姜立剛之屬拔此則明翰林院有秀才矣

又云英宗朝兵部尚書程信之子敏政以本院秀才中順天府鄉試第二名繼而雲南奇童楊一清亦以薦爲本院秀才中成化辛卯順天府鄉試高等成化末崇仁洪鍾七歲善書憲宗召見命入翰林充秀才宏治己酉中順天府鄉試第六然則翰林院秀才仍須應鄉試也

翰林記又云宣宗實錄有謄寫正副本官用郎中員外郎主事寺正評事侍書冠帶秀才監生生員秀才凡二十九人所謂冠帶秀才殆即翰林院之秀才乎又云生員秀才生員與秀才未知爲一爲二

翰林記又云永樂二十年二月上北征惟金幼孜與侍讀王英扈從英嘗奏事上喜謂曰秀才是二十八人讀書者朕需爾爲用正好宣力勿憚勞苦今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之類爾有所聞即來奏又諭太監孟驥曰秀才有事即令入見毋阻秀才之重如此

又按王英乃永樂甲申所選庶吉士二十八人之一也

而成祖呼之曰秀才是當時在翰林讀書者皆謂之秀才

有文有保

國朝阮葵生茶餘客話云雍正癸卯館選五十六員內有文有保二十一名館選十九人有文無保十九名俱館選有保無文三十九名館選十六人文保俱無一百六十七名選四人按　國初新進士有九卿保舉之例故有有文有保之目今此制久廢亦無復知有此等名目者矣然依其數計之則館選者有五十八員今乃云五十六員或有誤也

茶餘客話又云雍正二年甲辰 殿試後在保和殿考四書文一篇詩一首 命大將軍年羹堯閱卷又命九卿保舉後止憑文錄用不由保舉館選四十人各部主事三十八人知縣十七人進士用主事知縣自甲辰後始爲例按 保和殿之考即今 朝考所自始然所試者一文一詩與今制異

以館選錄考之雍正元年癸卯六十一員二年甲辰四十三員然則所謂五十八人四十八人皆不數三鼎甲也

教庶吉士

明黃佐翰林記云洪武中宋濂永樂初解縉皆嘗領庶

吉士特與之講究耳未嘗抗顏爲師也宣宗時親教庶吉士與永樂時同至正統戊辰乃專命詹事兼侍讀學士劉鉉祭酒黃琤教書自後以爲例按此乃今教習庶吉士所自始

庶常館課用白摺

國朝姚衡寒秀草堂筆記云逵夫舅氏出示外曾王父探花公庶常館課卷脊雅肄三賦以饗恭儉而燕慈惠爲韵繞屋樹扶疏詩得交字用白摺書凡八行行十八格與今制少異近年館課悉用朱闌大卷先公入翰林時尚是白摺也按探花公下注云公姓周氏名澧則是

乾隆十六年辛未科也所云先公爲姚文僖公文田嘉慶四年己未狀元其時庶常館尙用白摺與今制誠異但不知尋常館課如此邪抑散館日　殿廷考試亦然也

庶吉士散館

明沈德符野獲編云近來臺省雄劇多出詞林上每遇散館諸吉士多望留其輿皁則計日以盼言路惟恐爲史館之隸人就中又以烏府爲第一聞其賽願時入臺則用羊豕入垣則用雞鵝若留作編檢僅用濁醪豆腐而已按今散館無入臺垣者至輿隸所望則在外用知

縣其志愈卑然史館淸若自昔已然則從可知矣

翰林七科後稱晚生

明王世貞觚不觚錄云翰林舊規凡入館而其人已拜學士者卽不拜學士而先登甲第七科者投刺皆稱晚生按翰林於七科前之前輩稱晚生此制至今循之惟入翰林時於官至庶子之前輩卽稱晚生則視明制更謙抑矣

又按觚不觚錄毛文簡公紀視楊文忠廷和梁文康儲僅後三科答刺稱侍生則侍生之稱亦與今制同

國朝阮葵生茶餘客話云乾隆壬戌以前翰林稱前輩

曰老先生乙丑以後間有稱前輩者近者內閣都察院吏禮二部無不稱前輩設仍儁稱無不怪而叱之按此知舊制翰林雖以科分敘前後輩而覿面無前輩之稱也

國朝阮葵生茶餘客話云舊時翰詹編檢以上於中堂吏部尚書處投刺稱晚生於五部尚書左都總督稱侍生侍郎巡撫以下則否以余所見庚午辛未以前猶守此規嗣是則於侍郎巡撫稱侍矣旋於總督稱晚矣近又有於三品京卿稱侍者矣

投帖閣臣稱晚生

明馮夢禎快雪堂漫錄云近例衙門入閣者講讀已下不問科第淺深率用晚侍生帖嘉靖間無此例分宜當國時有一檢討家居十九年既至與分宜抗禮上坐用侍生白單帖分宜亦不爲異蓋衙門稱晚生者惟七科前輩不論入閣與否按今制於入閣者不論科第淺深率自稱晚生并無晚侍生之名矣

庶吉士於庶子稱晚生

國朝阮葵生茶餘客話云翰林故事七科以前投刺書晚生未及七科而官至庶子亦書晚生竊怪庶子與洗諭講讀同爲五品不應分別等差質之家大人云明有

掌坊學士之官而員不恆備多以庶子兼之葢其始止於學士稱晚生而其後亦用於兼官之庶子遂並用於不兼學士之庶子矣

論脩帖用白紙

明皇甫庸近峰闈略云逆瑾用事時百官門狀啟禮悉用紅紙故京師紙貴頓十數倍按此知舊時門狀皆白紙今獨翰林院官用白紙此猶沿其舊也

朱洪邁容齋三筆記王順伯藏高子允諸公謁刺凡十六人皆元祐四年朝士惟彭器資爲中書舍人餘皆館職其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

手書之又斥主人之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蔡忠惠公帖亦有二一曰襄奉候子石兄起居朔旦謹謁一曰襄別洪州少卿學士蓋又在前帖三十年之前也按此乃宋人名刺舊式不言何紙其槪用白紙可知矣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予少年見公卿刺紙不過今之白綠紙二寸間有一二蘇箋可謂異矣今之刺紙非表白綠羅紋箋則大紅銷金紙長有五尺闊過五寸更用一綿紙封袋遞送上下通行否則謂之不敬一拜帖五字而用紙當三釐之價可謂暴殄天物奢亦極矣按此亦可知明初刺紙尚用白紙也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海瑞晉南冢宰以幣物爲賀者俱不受報名紙用紅者亦以爲侈而惡之則其時名紙尚不盡用紅也

明王世貞觚不觚錄云相傳司禮首璫與內閣用單紅刺而內閣用雙紅摺帖答之彼此俱自稱侍生又云六部尚書侍郎大小九卿於內閣用雙帖報之單紅五部及九卿於冢宰用雙帖亦報之單帖余舉進士時尚然及以太僕卿入都則惟內閣報單帖如故而六部以下皆以雙帖見報余等於各部屬中書行人等官皆用雙帖往還殊覺陵替所費紙亦不少按此所用雙單皆紅

紙也今世所用名帖名片卽起於此
觚不觚錄又云故相毛文簡公紀以少保居內閣而楊
文忠廷和梁文康儲拜刺乃色箋僅三指闊中云楊廷
和拜梁公則或稱契末或稱老友毛公視二公僅後三
科答刺則曰侍生按此又云色箋未知何色也
按今上下所通行名帖皆以紅紙惟翰林院官尙用白
帖然亦止施之於本衙門前輩若前輩之於後輩仍紅
帖也故有片紅不入前輩之門之說若以白帖爲敬者
觀嚴分宜當國時一檢討用白單帖謂之抗禮則明人
正以用紅帖爲敬耳卽此一端足知古今之異宜余初

入翰林時循用芸館舊章以白帖拜前輩或問余翰林院官何以用白帖余無以應後以問之諳習掌故者亦不能言其說也今故詳考之如此

茶香室續鈔卷十二

德清俞樾

周易之學

國朝王士禎池北偶談云蔡璵字玉汝閩人以明經仕爲粵東令罷官不歸流寓山寺一日於市肆獨飲忽有道人虬鬚偉幹顧盼甚異蔡揖之坐詢其姓名曰秦人李坤居華山數十年矣因延至寺寓見蔡案上有周易曰頗讀此乎曰然試舉一卦蔡爲述其師說曰全未全未蔡因拜求其學曰可齋戒拜天四十九日拜老夫亦如之然後可教如其言乃爲剖晰河洛精義皆出程朱

之外因旁及天文樂律奇門太乙六壬諸術曰此皆易之一端耳出一小篋隨所問剌取諸家之書爲蔡指示書凡幾百卷皆出篋中才方寸而書不窮留止五年盡窮其奥蔡以易卜垂簾都市學易者卒莫測其藴也薛廷尉大武云坤字果成

國朝無名氏天山淸辨云吾吳有雲莊先生者姓程名智字子尙云是伊川十七世孫家貧年十九未知識字一日忽往叩某禪師居門下久之不聞一語指示因登山大哭或笑或歌人皆以爲狂忽從靜中大悟下山取儒書徧閱成誦見論孟曰聖人之糟粕也見三禮曰形

器也見大學中庸門近之然俏條目耳見周易曰道在是矣著大易說中庸解等篇數千餘言紳士山人布衣野老多從學焉稱爲大易師雲莊先生揚引傳曰全太史祖望有書程雲莊語錄後一條稱其學合儒釋道爲一著守白論以公孫龍子爲宗金正者亦其弟子蓋高明之士

按周易一經漢唐以來說者多矣然於此經之旨卒未有得而方外之士往往借以自成其學汪洋恣肆莫可端倪亦可見易道之大而儒者所說皆其土苴矣程智明季人李坤國初人也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明于慎行穀山筆麈云神屬目爲明知屬耳爲聰神以知來即人之悟性謂之明知以藏往即人之記性謂之聰世所稱聰明者是也有悟性者資質發揚屬陽魂之精也有記性者資質沈著屬陰魄之精也

厥包橘柚

宋釋贊甯筍譜云東漢馬援至荔浦見冬䈂筍上言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

按依此說則包當作䈂集韵五爻有䈂字班交切竹名出荔浦其筍冬生太平御覽竹部引東觀漢記馬援至

荔浦見冬筍名苞筍上言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字正作苞

左太沖吳都賦苞竹抽節往往縈結注云苞筍冬筍也出合浦其味美於春夏時筍也見馬援傳按後漢書本傳無此語

白金非銀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漢食貨志金三品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孟康注曰白金銀也赤金銅也故天下皆曰白金爲銀其後曰造銀錫白金既造銀又造白金則白金疑非銀恐是金之白者赤金亦金之赤者金

三等以色之淺深爲別漢武紀收銀錫造白金則銀與白金昭然二物

按此知尚書惟金三品枚傳義不足據當從鄭君舊說然白金謂之銀又爾雅明文未可竟廢也

織皮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織皮如今藏氆氌及西甯邊外番族氈貨禹貢在梁雍二州

璣組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禹貢璣組古雜佩用之苗人纓絡湖廣及雲貴四川皆然佛書謂之瓔珞

鳩巢

國朝方濬頤夢園叢說云鵲巢鳩占夫人知之矣實則鳩巢鵲占曩見羣鳩構一巢於樹顚鵲伺其出入巢遺矢鳩歸怒與鵲鬭弗勝遂避去巢爲鵲有按此與詩人所見迥異

終風且飑

明楊愼藝林伐山云韋昭曰飑風風之聚隈者也古音庖又音暴詩曰終風且飑按此未詳所出韋昭語則見文選班固答賓戲篇注

渥丹

國朝虞兆漋天香樓偶得云秦風終南之詩曰顏如渥丹渥丹花名根莖花瓣悉似百合而小四五月開花殷紅可愛詩人讚美君子顏色紅潤故以此花擬之東門之枌曰視爾如荍正與同意簡兮之詩曰赫如渥赭或即渥丹之異名

竹苞

國朝惲敬大雲山房雜記云酉陽雜俎棘竹一名笣竹節皆有刺數十莖爲一叢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甕縱橫相承大如繅車今江西多有之斯干詩言如竹苞以此

伯仲塤篪

明張萱疑耀云余閱古今樂律諸書知七音各自爲五聲如宮聲鳴而徵聲和獨塤篪則二器共爲一音塤爲宮而篪之徵和塤爲商而篪之羽和故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伯宮也仲徵也此古人所以喻同氣也

梧桐生矣

明張萱疑耀云凡燒餘豬豚之土心星照之則梧桐自生是梧桐乃自生之物非待於種故詩曰梧桐生矣用字不苟如此

朱文公廢詩序有所本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蘇子由解詩不用詩序又云蘇

子由解詩不用序以爲非子夏作按此知朱紫陽廢詩序不用亦有所本

明代儀禮逸經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一統志永樂中沅州刺史劉有年上儀禮逸經十八篇是儀禮未亡也當時廟堂無一人表章豈古人求逸書之意邪按儀禮遺經安得至明代尙在疑郎元儒吳澄之儀禮逸經傳凡經八篇傳十篇正十八篇也

然禛

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南州異物志云交州有果

然獸其名自呼身如猨大而尾長腹圜斑文皮可爲褥
麗好温煖按周官巾車　駥然禛鄭注曰然果然也余以
果然不得但謂之然且果然之獸不見於他經疑然乃
麑之假字引計倪亦作計然爲證說見羣經平議今觀
此乃知果然之皮實可用經師舊說未可廢也

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國朝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云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
獸是猩猩一物兼有禽獸之名故字林一則曰猩猩能
言鳥也一則曰能言獸也山海經曰人面豕身交州圖
經猩猩如豕人面又似黄狗此所以名曰獸又曰頭如

雄鷄此所以名曰禽陸德明釋文引盧本云一作走獸
恐非按自來說曲禮者皆以禽獸可通稱爲解洪氏此
說殊新

橋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引符子云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
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
之其重千鈞按此知古人名稱爲橋曲禮奉席如橋衡
似當作此解鄭注井上桔槔之說非也

孔子過泰山側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禮檀弓孔子過泰山側今泰

山西桃峪上源有老虎窩猛虎溝云是當日遺跡

湯盤

金元好問續夷堅志云安常字順之從党承旨學大篆多識古文奇字太和末曾見內府所藏湯盤作白玉方斗近四寸底銘九字卽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按此必後人僞作非古器續夷堅志未見其書此條見漁洋山人居易錄

行怪

國朝王士禎居易錄云董斯張吹景集載唐人詩用字異音元微之貼臥詩一生長苦節三省詛行怪怪音乖

按此必用中庸索隱行怪語葢古有此讀也

春秋推見至隱

明于慎行穀山筆麈云易本隱以之顯由隱而顯也是以天道合之人事春秋推見至隱由顯而隱也是以人事本之天道易理從內向外說春秋從外向內說見字讀作現字與顯字同今世讀者以推見見字作見物見字謂春秋能推見至隱處左矣

末疾有二解

國朝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左傳昭元年風淫末疾有二義賈逵以末疾爲首疾服虔云末疾頭眩疾古人目足

曰跟曰底曰胝皆以在下爲根柢故可以首爲禾杜頂云末疾四肢緩急案禮樂記奮末廣賁之音注云奮末動使四股素問繆刺論云布於四末曾子內業篇云氣不通於四末是末疾四肢緩急也按今人止知杜義爭知賈服義

閙閧

國朝施可齋閩雜記云鄭成功據臺灣改其門爲閙閧以春秋鄭國有閙閧之門也左氏傳莊公二十八年楚公子元伐鄭人於桔柣之門悼二十四年知伯伐鄭入於桔柣之門字皆從木惟元韓道昭五音集韵有閙閧

字云與桔栿同成功時將國諸臣皆棄家相從其參軍陳永華又本漳州名秀才故二字不同杜撰

按廣韵十六屑有閑字云閘閑鄭城門也左傳作桔栿則此二字亦古矣

春秋時逸事

晉干寶搜神記云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脫化爲蜮射人

宋岑象求吉凶影響錄云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柱占以爲九世廟不祀乃立煬宮

使民戰栗是哀公語

宋洪邁容齋五筆云古人立社因其土地所宜木初非求異哀公本不必致問旣問用栗之言遂起使民戰栗之語孔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或謂使民戰栗一句亦出於宰我記之者欲與前言有別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說然出於我則導君於猛顯爲非宜出於哀公則便卽時救正以杜其始兩者皆失之按今人皆以戰栗語爲出於宰我觀洪氏此論則宋人讀論語者有此兩說也

述而不作二句爲彭祖詩

國朝嚴元照娱親雅言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來皆

以爲孔子自言漢博陵太守孔彪碑云述而不作彭祖賦詩是以此二語爲老彭之言然以之爲詩甚奇錢氏大昕曰作與古諧韵按此說亦可信古人多矣孔子何獨以老彭自比葢述其言故竊比其人耳

呂氏春秋以普天之下四句爲舜自作詩亦必自古相傳之說北山之詩襲用舜語耳北山首章首四句卽杕杜三章首四句然則此四語襲用舜詩亦何疑乎

犁牛之子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論衡自記篇曰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是

以仲弓爲伯牛子必古論語家相傳舊說故孔子有犂
牛騂角之喻以其字爲戲耳

子路有聞

昌黎先生集知名箴云令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
病其嘵嘵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按
此則子路有聞之聞當作聞譽解亦別解也

色勃如也之勃或讀去聲

明于愼行穀山筆麈云一日講官進講論語至色勃如
也讀作入聲主上讀作背字江陵從旁厲聲曰當作勃
字上爲之悚然及考注釋讀作去聲者是也蓋宮中內

侍伴讀俱依注釋不敢更易而儒臣取平日順口字面以爲無疑不及詳考故反差耳按此說未是考經典釋文勃步忽反則此字古讀入聲朱子集注無音則不知所謂讀作去聲者是何本也愚謂此乃南北口音之異北音無入聲宮中內侍伴讀者皆北人也故讀勃如背江陵南人則謂當作入聲于文定北人則謂讀去聲者是其實勃字當爲步忽反江陵不誤也

螬

明張萱疑耀云晉書盛彥之母失明年久嘗撻其婢婢恨以炙蠐螬啖之母食之美後以示彥彥抱母痛哭然

毋從此目復明則陳仲子之目盲而復見者以食螬之李也因閱本草亦云蠐螬汁滴目中可去障翳孟子之言不誣矣

按此臆說也陳仲子之耳無聞而復聞又是何物之功乎姑錄此以爲談助

明太祖說孟子

明張定在田錄云有儒衣數人講孟子以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爲六人高皇曰微子王子箕子所封爵與國也微仲比干膠鬲是人名衆皆歎服按明祖所說固屬創見而當時儒者以王子比干爲二人則亦可

異也

國朝程大中四書逸箋引孟子雜記王子干封於比故曰比干

馬鄭注老子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王僧虔傳嘗有書誡子曰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然則馬鄭皆有老子注矣而今不傳他書亦所未載

楊升庵不讀注疏

明楊慎升庵集云哀窈窕思賢才文選呂向注云哀蓋

字之誤也哀當爲衷謂中心念之也余舊疑哀字之難解見呂說乃豁然矣按讀哀爲衷鄭箋舊說呂注正述箋語耳升庵乃以爲呂氏之說是其未見鄭箋也

論語詩大學詩

國朝凌揚藻蠡勺編云尤西堂嘗作論語詩說者謂其經可以詩爲才人之能事余謂此非西堂所創也何喬遠閩書言福清林子充著論語詩五十首林之奇解論語多引之千頃堂書目載許魯齋有大學詩一卷每大學一義輒賦七言絕句解之但子充魯齋專主理解而西堂則自見才情耳